

我们天上见

□李玉红

母亲，我又想你了……

淅淅沥沥的雨淋湿了通往墓地的山路，足印深深潮湿了我心。

你走的时候那么匆忙，没来得及看我一眼，乃至没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。而我还有那么多没来得及做的，没来得及说的话，都随着你的离去变成终生的遗憾。你五十年的生命里，除了病痛的折磨就是生活的困苦，没享一天福。自幼失去双亲，被寄养在叔叔家里。长大成人后，你和父亲组织一个家庭，本想过过安稳的日子，不料在一个无情的雨夜，年久失修的房子突然倒塌，受到惊吓的你，从此精神失常。

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不管风里雨里，你不知冷热整日游走在大街小巷，衣衫褴褛。一顶破旧

的帽子，遮挡着别人异样的目光。那目光除了同情，更多的则像刀剜一样，让你心疼。你用唾液回击那些鄙视你的人，而瘦小的我无能为力去保护你。上学的时候，早晨没有饭吃，你不知在哪“偷”来的鸡蛋，煮熟了，疯疯癫癫地跑来学校送到我手里。握着热乎乎的鸡蛋，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暗自流泪。病情好转些，你就整日做棉衣，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柜子里，说害怕哪天犯病，我们没有棉衣穿受冻。

你为人善良和蔼，从不说长道短，邻里都夸你是个好人。犯病期间我们得到很多邻里的帮助，吃的穿的用的。病好转了你想尽办法回报他们，经常告诉我们做个懂得感恩的人。你曾是乡

里的妇联主任，如不是突如其来的精神失常，你也一定是个出色的妇女代表。

有一次我兜里没钱吃中午饭，就和同学偷偷去学校旁边的一个厂子偷铁卖钱。你知道后，又气又难过地把我搂在怀里哭着说：“孩子，都是妈不好，总犯病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可再穷，咱也不能偷东西。”母亲，你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，并以此作为家训告诫我的孩子。

辗转十几年吃药住院给你看病，日子刚刚好点，又一次突然患上急性肾衰竭，短短一周时间就夺走了你的生命。

记得当时，我做好饭菜给你送过去，发现你脸部出现水肿。问你说一整天不曾小便，感觉情

况不好，立即带你去医院检查，用药之后依然没有缓解，而后做身体的全面检查。就在检查过程中，你的水肿现象快速发展，以至于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就已经找不到打点滴的血管。等结果出来时，刚办完住院手续，医院便劝我们办出院手续。医生说由于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，引起你各个脏器受损，导致急性肾衰，即便换肾也失去了基本条件，何况还需要配型的过程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

顿时，我惊呆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在医院的拐角处，我手里拿着一堆化验单，母亲，那一刻我真想用我的肾换回你的生命，可你最终还是撒手人寰，匆匆地走完了你苦命的五十三个春秋，

带着半辈子不曾言说的苦痛，带着无法言说的心伤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一捧黄土，一缕灰尘，留给我是如蜡烛摇曳的悲凉。

十八年了。母亲，每次当我想起你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你疯疯癫癫跑到学校的情景，就会想起你为我们做的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的棉衣，心里暖暖的，就像你依然在我身边。如若你健在，多想带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城市的繁华，多想陪陪你，让你尽享晚年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然而，临风回首，阴阳两界，唯有思念在心间弥漫，只能奉一株感恩的馨香，寄上这份深深的祭奠。那随风摆动的小草啊！一定是我母亲欣慰的笑容。

细雨纷纷忆父亲

□蔡永平



清明节细雨纷纷，想起我苦命的父亲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一块脏乎乎的“黑炭”。读过私塾能写会算的父亲，长期在村里小煤窑上抡镐做“窑匠”。“窑匠”常年不洗脸，脸上锈一层煤垢，泛白的牙齿和转动的眼睛，才使人感到“黑炭”是个活物。“两层石板，一层肉”，小煤窑随时可能发生的冒顶、透水、瓦斯爆炸，使父亲丢掉读书人的斯文，神经有些歇斯底里。

年关是父亲最舒心快意的日子。村人想起父亲是会写字的人，拿上红纸找父亲写对联，父亲笑眯眯地双手接过纸，涨红脸，大声吆喝我帮他裁纸扶纸。

父亲捧出砚台，慢条斯理地磨好墨，提笔沉吟凝神，挥动手腕，一副对联一挥而就。一百多户六七百副对联，父亲没日没夜写四五天。母亲絮叨埋怨，父亲的脾气却变得格外好，整天咧开厚嘴唇笑呵呵。那几天，父亲成了真正握笔的读书人。喜庆的年节里，父亲遒劲的大字骄傲地站在庄户人家的门框上。村人指着对联，教训孩子：“好好读书，学蔡爸，这字写得多有劲呀！”但我心底里依然瞧不起父亲。

考中专，是山里娃跳出大山的捷径。中考只招应届生，初二留级复读胜算更大。初二后半学期，同学纷纷走山路，我也蠢蠢欲动。周六回家跟母亲提起这事，母亲急了，催父亲。父亲闷声闷气地说：“凭本事考，走啥歪门邪道？”我一心要留级，向母亲施压。不知道母亲用了啥法，使最怕求人的父亲放下了脸面，在一个细雨淅沥的下午，走

进了校长办公室。星期六放学集会，校长提着两只半死不活的鸡、两瓶没有包装的酒放到台前。胖胖的校长点了我的名：“别以为送东西就要我办事，学校里容不得这龌龊事……”那时，我恨不能钻进地缝。我不恨校长，我恨父亲，不懂世故，送这些给人家，是巴结人还是寒碜人？父亲像做错事的孩子，眼神充满歉疚，我冷脸不理他。

我的留级泡汤了，成了学校的“名人”，我沉默忧郁，埋头在书中。第二年，我考上了县师范学校。临走前一天，父亲突然大方，他宰了羊、鸡，请来邻居和亲戚。人们异口同声地夸我，父亲眯眼很受用地听，似乎考中的是他。他一改往日的低眉顺眼，亢奋地拉着我见人就敬酒。那天，从不沾酒的他喝得烂醉如泥，吐得翻江倒海。

刚过花甲之年的父亲患病了，长期干“窑匠”累下的肺病。那病折磨了父亲五年，把父亲从健壮如牛的汉子慢慢消蚀成骨瘦如柴的小老头。父亲整日整夜地喘息、咳嗽。可父亲拒绝吃药，他舍不得花钱。病痛的折磨，使父亲的脾气变得更加乖戾。我对他的鄙夷愈深，很少回家。借口工作忙，不曾在病床前侍奉他一天。

父亲离去时我不在他跟前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一直念叨我，盼能见我一面。弥留之际，父亲哀叹：“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没给小儿子娶上媳妇呀！”跪在父亲遗体前，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他，想起他凄苦的一生，想起自己的不孝，悲从心来，泪水滂沱。

一晃，与父亲阴阳相隔二十三年。我娶妻生子，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，如今我才真正理解父亲、读懂父亲，父亲就是那承载风雨和苦难的大山。

父亲，来世我们还做父子，只是您做儿子，我做父亲。

清明习俗

□冯天军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《清明》，既写出了清明时节天气的特点，也写出了人们怀念亲人的思想情感，似乎这已成了清明节的标志。

古人非常重视清明节，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过好清明节。“须当醉卧桃花雨，堪负人间三月天”，踏青便是出游的最好方式。唐代诗人温庭筠在《清明日》里这样写道：“清娥画扇中，春树郁金红。出犯繁花露，归穿弱柳风。”清明之日，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、花红柳绿、蜂飞蝶舞、如诗如画，一派美好的景象。此时，外出踏青最宜，看绿树、赏春花、听鸟鸣，享受欣欣向荣的春天，这是多么风姿曼妙的事儿啊。

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晚窗分与读书灯。”一生清苦孤寂的宋代诗人王禹偁，在清明之日，无花可赏、没酒可喝，就连柴火也还是昨晚从邻居那里讨来的。然而，这天天一亮，诗人点燃了孤灯，倚在窗前，静静地捧读诗书。这是多么高雅、富有情趣的清明啊！这也体现了诗人王禹偁虽贫亦安，虽苦亦乐的心境。

荡秋千的清明习俗在宋代最为盛行，杜甫的《清明》诗中写道：“十年蹴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习俗同”。这些诗句都说明了当时荡秋千的普遍。宰相文彦博在《寒食日过龙门》一诗中，就荡秋千一事做了专门描写：“桥边杨柳垂青线，林立秋千挂彩绳。”意思是说，在桥边上，那一棵棵杨柳垂下来的柳枝，如一根根细长柔软的线，于是人们把这些柳条缠在一起，扎成一个个秋千来荡。荡秋千不仅可以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，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勇敢精神，因而备受青睐。

清明插柳是人们所喜欢的习俗，因柳与“留”谐音，所以，人们想在清明这天，通过插柳，将世间一切的美好都留住。也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，以预报天气，古谚有“柳条青，雨蒙蒙；柳条干，晴了天”的说法。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俗话说：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柳条插土就活，插到哪里，活到哪里，年年插柳，处处成荫。

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。清人潘荣陛所著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清明扫墓，倾城男女，纷出四郊，提酌挈盒，轮毂相望。各携纸鸢线轴，祭扫毕，即于坟前施放较胜。”古人还认为清明的风很适合放风筝。《清嘉录》中说：“春之风自下而上，纸鸢因之而起，故有‘清明放断鹞’之谚。”在古人那里，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艺活动，而且是一种祈福行为：他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。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，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，等风筝放高时，就剪断风筝线，让纸鸢随风飘逝，象征着自己的疾病、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。

又一个清明节到了，翻开书卷，感受古人过清明的习俗，怀古鉴今、传承文化，为节日增添了一份乐趣。